

台灣理論關鍵詞提案

劉紀蕙

符號混成 Semiotic Syncretism

Semiotic Syncretism 符號混成：「符號混成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，既是歷史過程，話語構成，也是美學技術，涉及了符號代換的問題，可以說明各種知識、體制以及創作的裝配、拼貼、拿來、挪用、模擬、配置。

「符號混成」時常涉及了不同文化或是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張力或是政治部屬，也時常會造成一種表達平面的欺眼法(*trompe-l'oeil*)，而借外來符號偽裝代換了本地無法準確表達的意念。正如宗教在不同文化之間傳遞時所發生的混成現象(*syncretism*)，本地廟宇會將不同神格的神像供奉在同一神壇上。廟宇中所排列的神像已經不純然是外來宗教，也不純然是本地宗教，而有某種特殊的混和排列。從多神信仰到基督教的一神信仰，從聖母瑪利亞到媽祖，或是從聖徒到祖靈，台灣廟宇中不同神像的排列，一則必然是再地性的重組，再則也可能透過一尊神像而牽引了幾種不同的信仰系統與政治力量。因此，符號混成已經不只是視覺經驗中圖像形式的混雜，而更是符號系統的更新：既傳遞了綜合外來與本地的信仰體系，也成為本地情感投注的替代物。

「超現實拼貼」(*surrealist collage*)具有符號混成特性，不同現實被組裝拼貼於同一平面，而產生了不同的意義。台灣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兩波超現實主義的拼貼混成，便是一例。無論是中國、日本、西歐所發展的超現實脈絡，進入台灣之後，則發展出了不同的符號性混成模式，展開了超現實理論重構、辯論，以及超現實攝影、超現實小說、超現實詩作與超現實劇場，而構成了六十年代以降的新的文化樣態。

「感性皮膚移植」(*affective epidermization*)則代表另一種符號混成特性，透過展示與拼貼作為疆界標記物件的美學技術，藝術作品將內部感受翻譯出來，而轉移為作品表面的皮膚。正如同法農所說明的文化邊界的皮膚移植術，「感性皮膚移植」是將內在狀態透過時間過程以及替代性物件而外部化，而成為可見的技術過程。吳天章與陳界仁可以作為描述台灣藝術家「感性皮膚移植」的典型代表，展現了將難以言說的感受經驗外部化的技法。不同的畫作表面，指向了不同的時代風格，更指向了時代性內在經驗的轉移。